

第一屆新北市
第 一 屆 新 北 市
文學獎
新 北 市 新 文 學 新 心 靈

小品文
佳作
玻璃
於淑雯



個人簡歷

出生在臺灣臺東一個小鄉鎮，然後住過屏東、臺南，現居住新北市新店區。
總希望能用文字讓自己在固定、繁重的公務生涯稍稍喘息；
總希望能用閱讀讓自己在平凡、簡單的日子裡做做深呼吸。

得獎感言

感謝文學，給了人生一個特殊的仰望角度。
感謝文字，給了生命無法取代的營養元素。
感謝評審，給了平淡生活甜蜜的鼓勵。
感謝父母、師長及眾親朋好友，您們的支持重於一切。

【小品文 佳作】玻璃

於淑雯

炎炎的日光，先打在玻璃窗面，再從褪色小藍花窗簾布的縫隙溜入眼瞳。不只溫度，還有塵埃、空氣、味道，以及流動的時間，那種細碎光末裡墨灰、乳白、濁青的顏色，一切正進行著碰撞、浮潛、飄盪與交錯。

四月的太陽露出蓬勃笑意，光的強弱因為一朵雲的移動，而讓溫煦與熱烈在廣大的天空中拉鋸。我閒坐這裡，成了一株行光合作的植物，汗水隨細胞的張合而滲出。手上的報紙轉瞬變黃了，每個字好似都矇上光陰的影子與故事的重量。

此時，桌上有個杯子在我視線前方站立，內含七分滿的汽水，大小氣泡不一，噉噉啞啞低聲喧嘩地排隊在杯壁，那是剛剛丟下一撮鹽的關係。斜插的一根辣椒紅漆木筷，是用來攪拌促進溶解的。

筆直的筷子為何看來彎曲？一般人會認為係光線折射水面所致，那麼玻璃是否也擔任了重要的角色？當哲學的辯證輪番搏鬥時，錯覺或幻覺或經驗法則形成的懷疑論，便可能成為知識的來源，但這點不重要。且仰頭灌下，澆熄因乾渴而略略冒火的我，接著等待將逼出氣來的打嗝。

擱在另一個透明杯的幾顆彈珠，招引游移的微光。那是幼年時期留下來的。彈珠內部鑲嵌蘋果紅、橄欖綠、香橙黃等不規則的各式顏色紋路，滾動時，就像跳舞的彩帶，飛躍單純甜美的童騷。用拇指、食指捏住，以欣賞珍品的心情端詳，如果珠子中央有孔，用線穿起來，應該就是成串的華麗項鍊。

而我們當年視同寶石的玻璃珠，連同垂掛鼻涕邊舔冰棒或趴或蹲在地上的一群胖瘦黑白相間小手的同伴們，還有吆喝的哭鬧的爭執的歡笑的童音，早已咚咚咚地掉落在記憶抽屜的最底層。或許對輸了比賽的淚水、沁入心脾的冰棒已全然模糊，但玻璃珠依舊晶瑩，穩穩地亮在童年裡。

櫃裡淺淺綠色、雙耳、直徑 15 公分深 7 公分的圓型鉢，鉢緣刻有立體花朵雕飾。我捧出抬高細看，光由外壁鑽入體內迴旋後再鑽出，順勢引生奇異的尾巴，襯托其品相內斂優雅，就像一座沈默的湖，靜靜不語地等候天光雲彩來追逐。

它用「琉璃」獲得另一種身分，其本質卻仍是玻璃。果然，即使是最平凡的原料，也能經由創意，魔術似地吹口氣，整個宇宙便在想像中萌芽。

用來擺放什麼呢？少女生命中的第一封情書、男孩的第一支鋼筆；還是失敗戀情、落榜悲傷；或者小樓東風、如霜明月、滿城風絮，或是石上清泉。原來它本身既寬闊又狹小、既脆弱又強壯，什麼都可以裝，也什麼都裝不下。

視力因眼鏡而被拯救，自然或物質世界的神秘因光學儀器而被開啟與探求，建築的美感開發因建材的運用而有了不同層次的豐富姿態與風韻。我們透過它們完成生活，它們則因我們而存在，卻選擇沈默，不想成為焦點，讓彼此的關係似近又遠，就像恰到好處的眷戀。

如果取下眼前這片窗玻璃，用烈火燒軟，將四角向內捲起花邊，便成淺碟；施點力堆高，便成杯；隨意往上拉，便成瓶。於是視覺決定形貌，形貌之名由人類賦予，那麼它是主體，還是客體？

蒙田曾說：「這世上絕無永恆的存在，無論是我們的生命或是物體。」等哪天窗戶破裂了、杯子跌碎了、彈珠摔壞了，終要思考，玻璃是否仍是玻璃？

